



長養慈悲心

◆ 文 / 陳世琦 大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主治醫師

願證嚴上人的慈悲心在苦難的世間流轉不已，一直到所有的生命都離苦得樂，終得覺悟。

二〇一五年初，令人難過的不只是缺水，還有口水。媒體和網路無邊的抹黑和造謠，讓我回憶起二十多年前為什麼投身慈濟的初衷，也回想這十九年作為慈濟醫院的醫生，並不認為慈濟有任何浪費、貪污和中飽私囊的問題。反倒是慈濟幫我完成了個人從事安寧療護和國際賑災的心願。觀察周遭每個人來慈濟，不管是職工和志工都有他行善的初衷，而我們彼此瞭解和互相成就。

慈濟源於每個人一念利他的初心，而終成浩蕩長的隊伍，則和上人的慈悲心有莫大干係。

一群熊孩子

在筆者大五的時候，暑假結束，童軍團一個大四的學弟失魂落魄地來尋求幫忙。原來學弟的父親在暑假中發生車禍，狀況非常危急。就在他們一家六神無主的時候，卻只有一群基督教友伸出援手；陪伴他們，帶領他們禱告。後來雖然患者依然不治，但仍然接受他們以基督教的儀式完成後事。

學弟難以釋懷的是：父親這麼好的人，怎麼會遭此橫禍？父親信仰的是佛教，卻在最後接受基督教的儀式，那他究竟會魂歸何處？為了這兩個問題，他既吃不下也睡不著。

怎麼辦？幾個人徹夜長談之後，仍然不能夠安心。後來就提議：每個月慈濟的證嚴法師都會來臺中一趟，不然，我們來請教他好了！

於是就透過說明來意，和師姊的幫忙，我們一群人穿過人群被帶到一位清瘦莊嚴的比丘尼師面前。待其結束與一位教授的會談之後，師父也注意到我們一群學生。

「你們有什麼事？」

清澈的聲音直透人心。學弟就跪著哭訴那一段難忘的際遇。

「你真的確定你的父親已經死了嗎？」大家都愣住了。

「我父親是真的死了！是我親眼看著他埋入地下。」學弟回答。

「是這樣子嗎？你的父親真的死了嗎？」

「你不是父親的一部分嗎？」

「除非你完全失去功能，你繼續終日痛哭，不然，只要你仍有益於人間，你的父親就不會真的離開，反之他就是真的死了。」

「你的父親早已不會身痛了，但他仍然會心痛，因為父子連心啊！」

學弟幡然領悟！

旁觀者的我感動之餘，發下了來到慈濟的心願，也想了解古人所謂的「生死事大」，而為何有證嚴法師者能如此舉重若輕？

生命的匯入

一九九六年來到花蓮慈院的心蓮病房，發現原來舉重若輕的不只是證嚴法師一人而已。邱文吉師兄原先是一個討海人，以喝酒、賭博、打老婆在旗津出名。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左右加入慈濟之後，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做環保分類、做慈濟委員、去監獄現身說法。

「夜叉變菩薩」、「壞子變好子」（臺語），眾人從嘲笑、不相信、錯愕到感動。邱文吉師兄病中仍然在參透人生。

有一次他語帶興奮地對我說：「陳醫師，你們都不了解證嚴上人。」意思是他能了解。



因為學弟喪父的因緣認識證嚴法師，也許下來到慈濟的願，轉眼陳世琦醫師（左一）已在慈濟近二十年。圖為大林慈院心蓮病房舉辦父親節感恩茶會一景。攝影／楊舜斌

他說：「我舉釋迦牟尼佛做例子，釋迦牟尼佛也要二千五百年才能被舉世公認是一位聖者，但我們的上人不必，一百年後就知道了。」一百年後的事，師兄知道嗎？師兄笑而不答。

又有一次師兄邀我去大陸，他說慈濟的未來在大陸，而大陸的希望慈濟。

「我替你提皮包，我替你排桌子、椅子，我來拿麥克風。你拿聽診器看病是抓病魔，我拿麥克風是抓心魔。我們一個抓病魔，一個抓心魔，很快大陸就變成淨土了。」

我心裡明白這是一個來生的邀約，但又何忍不答應呢？真是捨命陪君子啊！

是啊！捨命陪君子啊！

兒子接納了父親的匯入生命，而慈濟接納了我和邱師兄。當生命匯入了一個更大、更有希望的脈絡時，病痛苦、愛離別，甚至一番生死，也變得值得忍耐、等待，進而能發心、立願。

慈濟方程式

如同邱文吉師兄，這樣的例子在慈濟人身上很多。

謝西洋老師曾是慈濟中區教師聯誼會的副總幹事，也是上人心目中的好弟子。

上人最後一次來看他時，問他：「心中的垃圾倒乾淨了嗎？」謝老師微笑點頭。之後，上人在大眾開示：

「五百年前師渡徒，五百年後徒渡師。我將會是謝老師的學生，而謝老師也會在我的引渡再學佛。」

謝老師走的時候，我有幸隨侍在旁，看著他有如地藏王菩薩般的面容是如此

為慶祝醫師節，大林慈院醫師、同仁和家屬為雲林照顧戶打掃居家環境，陳世琦也賣力地刷洗爐具，左為林名男醫師。攝影／黃小娟



的安詳。我相信他臨終時那一股堅定向善、向上的心力是永恆的善願，推動人類的進化。這一股心力來自於上人的啟發、成佛的心願和所有人的祝福。

這當中，上人的啟發是非常重要的。

慈濟人在慈濟的心蓮病房，很自然的藉著不斷反覆升起對上人的信心、感恩心和恭敬心。終有一天，只要提起上人的名字和想起上人，就可以自然停止一切混亂、負面的情緒；而回復到原本該有的平靜、莊嚴和理智。這是「慈濟方程式」（Tzu Chi Formula）。

慈濟人

「去幫助別人的人是慈濟人，接受我們幫助的是慈濟人，聽到慈濟就歡喜讚歎的人也是慈濟人。」

只怕您對慈濟人所作所為無動於衷，否則慈濟的種子已經下到心中，等待因緣成熟。所以慈濟人不用傳教，慈濟人做就對了。

林先生，五十歲，住進來之後就非常沮喪，不願意講話。勉強開了尊口，就要求要見證嚴法師：

「你去叫他來，跟他講：我就是早期幫助他在玉里發放的人。」

這可是個難題。心蓮病房有專屬的宗教師，心靈方面疑難雜症就找他，很少說非證嚴上人不可的。再說上人以瘦弱隻身，擔負眾生共業，我們又何忍處處勞煩他呢？只是病人是如此不安和沮喪，口口聲聲說要見上人。怎麼辦呢？

猶豫之際，上人翩然而至（應該是有聽到志工報告吧？）。

「聽說你要見我啊！」

病人瞪大了眼睛，手作勢要我把床頭搖高，當他看清楚眼前來人時，就放聲大哭：

「怎麼會是我？」

「我又沒有做什麼壞事！」

「天公沒生目珠，我怎麼會得這個不會好的病？」……

其實病人要問的是：有關人生的意義和受苦的意義。這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

等到病人開始發洩後一段時間，上人拍拍他的手，意思是「好了！好了！」然後把僧袍的袖子捲了起來，上臂滿是針痕和瘀青。

「你看，我也是心臟病，我也是每天打點滴，我也是不知道哪一天會走。」上人比一比天上，意思是離開人間。「不然，難道我有做什麼壞事嗎？」

病人瞪大了眼睛看著上人的手，搖搖頭，表示不贊成。

上人再把隔壁床的病人，也是慈濟的師兄帶過來：

「他住在你的隔壁，他住院時也在做志工，他是我的好的弟子，不然他又有什麼壞事？」

病人也搖搖頭。

「所以說，生命就是無常，生命是脆弱的，對於生命，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我們就是用一天賺一天，把這個身體用到不能用為止。」

「我和你也不知道誰會先走，我如果不做事時，會靜心來念佛，我也希望你和我一樣，一起來念佛，好不好？」

病人點頭說好，從此之後，病人就能安下心來，沒有什麼焦慮不安的表現。三天後就念佛中往生了。

對於慈濟人而言生命軌跡是清楚的：

- 一、體認無常、把握當下、做就對了。
- 二、對於生命、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唯一不留下遺憾的做法是把它（身體）用到最後。
- 三、發願下一世再回來慈濟，做一個能救人的人。

安寧療護是驛站

自從來到心蓮病房服務以後，看到一些親人、朋友的小小孩，感覺都滿複雜的。因為這些年來，有著太多的患者大德，心願就是來生做筆者的學生，甚至兒子、女兒。發願回來慈濟，發願做醫生。因為他們說：

「沒有比我（指病患自己）更瞭解病痛，也沒有人比我更有資格做一個好醫生。」

「我如果做一個醫生，我一定是一個最好的醫生。」

患者通常在這一段求醫的過程裡，受到太多不必要的磨難、難堪和背叛。

好不容易能在心蓮病房重獲安穩，也能有機會去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很多是有來生信仰的，就會以慈濟為第一志願，以醫護人員為第一志願。其中劉金蓮女士給我的衝擊最大。

陪伴金蓮將近一年的時間，從預期她能病癒，到發現淋巴轉移，到肺部轉移，到死亡。從二十四小時的疼痛，到另類療法成功控制，到戒掉嗎啡，到再次使用嗎啡，到不得不用腦室注射嗎啡，到二十四小時咳血痰。一年來，金蓮姐姐受盡病痛的折磨，而先生（羅達光先生）和我們團隊一路陪伴，見招拆招，但仍舊難除病魔的摧殘。

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一個像平日的早上。金蓮姐姐一直咳著血痰（她一天要用



陳世琦於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底至菲律賓海燕風災重災區萊特省獨魯萬市參加義診。攝影／李欣駿

掉一包衛生紙），而我在旁邊讀當天的報紙給她聽。唸著唸著，突然金蓮的手伸著壓住報紙，意思是我不要再唸了。我訝異地看著她，覺得她有重要的話要說：

「陳醫師，我有話要跟你說。」金蓮一邊咳痰，一邊費力地說：「這麼久以來，一直得到你的照顧。」

「我這一生能得到你的照顧，我就算死，我也甘願了。」她冷靜地看著我，而我不爭氣的眼淚就蹦地跳出眼眶，想到金蓮的苦，想到金蓮的委曲，於是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哭著說：

「對不起！」、「對不起！」……，最後說：「謝謝您！」

從照顧金蓮姐姐之後，我的心就比較不動搖，也就不會抱怨。我想，不止是金蓮甘願了，我也甘願了。

做為一個慈濟的醫生，一個慈濟人，我與聞了太多生命的秘密，也滿足了自己一種「被需要」的虛榮。

「但是不是對受苦難的生命有真實的幫助？」

「我們給自己能給的，但是不是真是對方所需要？」

「如果只是窺伺別人生命的創傷經驗，像一個遊客一般，代價是揭開他過去的傷疤，會不會太殘忍？」

但是不管怎樣，只要我們真的很努力去嘗試、去了解他的問題，無所求的付出，就算沒有立即的效果，對方也會有一種新的感動而滿足吧！

金蓮姐姐是發願再回來找我的，我也會留在慈濟等她。

上人的慈悲心

「生命的勇者」是證嚴法師對李鶴振師兄的稱號。「我給你一個新的名字，你就是生命的勇者。」

李鶴振師兄，胰臟癌末期。最後三個月在心蓮病房，極度的忍耐只為了完成他大體捐贈的心願。他和太太陳意美師姊的真摯感情透過紀錄片也感動千千萬萬人。有一次靜思精舍打電話來要求安排一個單獨的房間：

「上人要專程為李師兄、陳師姊開示。」早上十一時許，證嚴法師真的來了。

進了單人病房，上人就坐在早先準備好的椅子，李師兄、陳師姊一開始是站在上人前側面垂手恭聽，而身為住院醫師的我則在房間的角落。證嚴法師表達一位老師對學生的感恩：

「感恩你在這個病房，同樣是這麼嚴重的病症，你卻比別人多一分勇敢。你在這裡是最好的模範，我要為在這裡所有的病患和家屬感恩你。」

「感恩你在這病房，醫護人員因為照顧你，他們才瞭解什麼是成功，他們才有一個照顧病人的標準，我要為所有的醫護人員感恩您，感恩您的捐獻大體，造就未來的良醫，你的精神，你的事蹟，也會隨著慈濟文化而流傳下去，所以我也為後代子孫感謝你。」



為幫助老人家減緩失智，大林慈院舉辦長者書法作品展，圖為書法指導老師陳世琦醫師與長者歡喜合影。攝影／江珮如



陳世琦醫師從一位位慈濟志工身上領受身教，也與病人共同學習生死課題。攝影／江珮如

這一刻，原本旁觀者的我也深受感動。現場像光一般的氛圍，世界近於完美，而李師兄、陳師姊更是聽到一半就已經跪了下來。

現場除了啜泣聲，世界像是進入極度的寧靜。

李鶴振要怎麼回應上人呢？這一刻能說什麼呢？

只有發願吧！李師兄含淚和師姊一起跪向上人：「我發願生生世世行菩薩道，我發願生生世世為慈濟人，我決定將師姊捐給上人做慈濟，我希望下一輩子能再回慈濟醫院，做慈濟的醫生。」

然後指著在牆角的我說：「我希望來做陳醫師的學生。」

現在眾人的眼光又轉向我，當時的我想不到什麼話，也只能發願：「如果李師兄要來做我的學生，那我發願要對我的學生畢恭畢敬。」

上人聽了，還算滿意，就準備起身回程，臨走到病房門口，還不忘回頭對我說：「你要記得，要對你的學生——畢恭畢敬。」

今天看到這篇文章的人，我也發願對您們畢恭畢敬，這也是透過上人的慈悲心的作用：願上人的慈悲心在苦難的世間流轉不已，一直到所有的生命都能離苦得樂終得覺悟。

感恩上人，感恩一切人，願上蒼憫念慈濟人，願上蒼憫念慈濟人。🌱